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报告文学



50

济 南 出 版 社

济 南 市 五 十 年 文 学 作 品 选

报告文学

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济南市作家协会编



济 南 出 版 社

一九九九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刘玉民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9.9

ISBN7-80629-266-7

I. 济…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济南-当代

IV. I218.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5823 号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250001)

济南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地址:济南市段店路 55 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

字数:160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全 8 册)200.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序 言

谢玉堂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济南市五十年文学作品选》丛书，是济南市文联、济南市作协为庆祝建国五十周年而精心编选的，是我市作家和文学艺术工作者献给共和国五十岁生辰的一份真诚的礼物。

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历史从来都不单单是以时间的长短作为标准的。平平庸庸、惨惨淡淡，几十年几百年可以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计；惊天动地、烈烈熊熊，几天或者几小时可以浓墨重彩、铜浇铁铸。从公元1949年10月1日开始的这五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无疑属于后者，属于几天、几小时胜过几十年、几百年，值得浓墨重彩、铜浇铁铸的那种时刻。五十年短暂而又峥嵘的岁月，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书写了济南市五千年文明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作为当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济南市的文学事业同样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市的专业和业余作家，在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就不下三百部，其中仅长篇小说就有六十多部。尤其是长篇小说《骚动之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济南市文学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已推向了全国。也正因为此，当我得知文联和作协的同志有意要编选这套丛书时，当即表示了支持。这部丛书的编选出版，不仅

是对我市五十年文学事业的最好的检阅和总结，也是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必将在济南的历史上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对此，我愿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江泽民同志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回想三十几年前，当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时候，正是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优秀文学作品开始革命道路和人生征途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精神状态的影响是无可替代的，也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习惯于把作家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作家无疑是光荣的、值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我希望真正有志气、有抱负的济南的作家朋友们，能够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热爱生活，忠于事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汗水，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好作品。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李白、杜甫、王维、曾巩、苏轼、苏辙、关汉卿、老舍等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佳作名篇。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元好问、王士禛、蒲松龄等曾经在济南乃至华夏民族的文明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身为他们的后人，又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济南的作家理应创造出无愧于古人同时也无愧于来者的业绩。作为市长和一名文学爱好者，我愿举起自己的双手，向济南的作家喊一声：“朋友们，努力啊！”

目 录

女校长	李永祥	(1)
路	傅树生	(9)
人生的价值	戴永夏	(18)
知识的罪与罚	郭慎娟	(24)
足球守门员失踪之迷	李中杰	(76)
云帆从你手中升起	周长凤	(100)
东方奇人传	刘玉民	(120)
泉城生命线	丁 钢	(171)
梅花香自苦寒来	贺鸿凤	(182)
情的诗歌	赵鹤翔	(186)
炎黄“比利牛仔”梦	金山 周伟	(193)
遨游	李小萍	(201)
春天里最后的同行	赵林云	(218)
一代学者季羨林	支英琦	(227)
后记		(235)

李永祥

女校长

一

春蚕，那小小的生灵，吃的是树叶，吐出的却是银丝。作为个体，它的劳绩是微薄的。然而，那五彩缤纷的锦缎不正是千万只春蚕的生命结晶吗？

最近，我访问了济南市一级小学校长、市中区教育局副局长冯春炽之后，脑海里便浮起了这个并不新颖的联想。

她明显地见老了，那本来就单薄的身体越发显得瘦弱了，短发已经多半成了银丝，脸上布满了细密的皱纹，只有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时时闪动着睿智的光采。

于是，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在婆婆的银杏树下，那席地而坐的孔老夫子，就曾经自豪地对学生谈到自己：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二

她没有高声说话的习惯。她的声音是低柔的，绵软的，像潺潺的清泉，浸润着人们的心田。

她的嘴角总是挂着和蔼的微笑。当她望着你的时候，你会感到好像沐浴着春风。

她举止稳重，谈吐温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一举一动都体现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工作者的风度和修养。

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对她的这种风度和修养，却总是看着不顺眼。

我们不需要繁缛的礼仪，不需要做作的斯文，不需要虚伪的应酬。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工作者，有着端庄整洁的仪表，和蔼谦虚的态度，优美文雅的语言，这对培养和造就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新一代，不是非常必要的吗？

三

她是从黑暗中走到光明里来的。她尝受过生活的艰辛，她懂得光明的珍贵。

她出生在河北丰润县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里。1941年，她在速成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去教学。

那年她只有17岁，孤身一人提着简单的行李，坐上一辆小驴拉的板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走到半路，车把式不愿再往前送了，她只好又搭乘一辆运梨的牛车。她趴在梨筐上面，双手紧紧抓住捆筐的绳子，闭着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学校设在一所破庙里。薪俸低得很，还常拖欠着不发。伙食呢，早晚两餐秫米粥，中午一顿秫米饭，菜是盐水煮黄豆。尽管如此，教员们还是战战兢兢地生怕打了“饭碗”。

她似乎和教育有特殊的天缘，一接触到这个工作，她的心便像醇浓的酒精遇火燃烧起来。她是那样急切地希望把自己心中的火种分给贫苦农民的孩子，帮助他们烧掉愚昧和落后。

四

终于，她盼来了光明！

新中国犹如旭日东升，而她，则像一只洁白的银燕，在火红的

霞光里展翅高飞。

1949年,她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0年,这位24岁的年轻女教师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从此,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便和革命的理想水乳交融了,她的献身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当回忆起50年代初刚当校长的情形时,她总是轻轻地摇头,笑着说:

“那时候,我‘左’得很呢!”

当时,那个头戴八角帽、身穿列宁服的年轻女校长,恨不得一天就把人世间的污垢涤荡净,恨不得一天就把周围的人普渡成圣者。

五

怎样来衡量一位小学校长的业绩呢?

科学家们发表了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艺术家创造出精巧绝伦的作品,医生攻克了一种疑难的病症,他们的业绩是昭彰显著的。做为一位小学校长,她的心血年复一年地消耗在日常的、琐细的、平凡的学校事务中。她用自己心中的火去点燃别人的心,她的业绩只能融合在别人的业绩里。

我访问过不少和冯春炽同志一道工作过的小学教师。他们特别赞扬她善于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对我讲了她的信任、尊重、关心教师的许多事例。

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社会上弥漫了一种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偏见。我曾听人讲过这样一种比喻,说做知识分子工作,好像手里攥着一只麻雀,攥得紧,就捏死了;攥得松,就飞了。

其实,做知识分子工作,首先就是要以同志式的态度,平等相待,推心置腹,而不是老摆出一副“我改造你”的面孔。这一点,在

正常的情况下,是容易做到的;但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就需要胆识和勇气了。

1959年,反右派斗争刚结束不久,冯春炽同志调到经五路小学担任支部书记兼校长。

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丈夫被划成“右派”,劳动教养了。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在不妙的处境中。一个无辜的人,突然失掉了平等做人的权利,被打入了另册,成了政治上不可接触的“贱民”。这种压力,单是活下去,也需要非凡的毅力啊!

她病倒了,老冯到她家里看望她。她见到新来的支部书记,又惊讶,又疑虑,忙挣扎着想站起来。老冯把她按住,坐在床沿上亲切地问她的病情,问她家里的生活,要她安心治病。好长时间,没有人对她这样和蔼、亲切了,她真想一头扑到老冯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但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她又按照以往和领导谈话的惯例,忍着满肚子的委屈,把自己丈夫痛骂了一顿。

不料,老冯听了,却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不能这样说呀!你爱人犯了错误,心里够痛苦的,你要是再嫌弃他,他对生活还有什么指望呢?”

不难想象,这几句话在这个苦闷到绝望程度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当时,人们对和“右派”有牵连的人物是避之唯恐不远的。冯春炽同志,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干部,她的力量对整个局势绝难有什么影响,她只是凭着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良心,在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去安抚、鼓励那些无辜受屈的好同志,团结他们为党工作。

六

我曾经和冯春炽谈到同志们对她的赞扬。她听了,轻轻地叹了口气。

是啊,她曾经为自己的行动付出过痛苦的代价。十年浩劫,她

是区里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小学校长，“罪状”之一，就是所谓“招降纳叛、重用坏人”。

粉碎“四人帮”后，她的处境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直到最近，还有人说：

“再反‘右倾’，冯春炽就是个典型！”

那么，冯春炽到底是为了一些什么事情，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责难呢？

1977年，区里召开科技代表大会，她所在的学校通过充分的酝酿，选出了两名工作成绩显著的教师做代表。一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业务副校长，她解放前有过一段历史问题；另一位家庭出身不好，文化大革命中做过错事。冯春炽为此和一些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1979年，她调到另一个学校，看到业务领导力量太弱，便登门求贤，请一位原来做过多年教导主任、现在因病退休的同志出来工作。这人历史上有那么一个拿着放大镜才看得到的污点，文化大革命中脚根不稳，贴过题为“十揭冯春炽”的轰动一时的大字报。冯春炽毫不计较，而有些人却不大痛快。

另外，在两次调资中，冯春炽坚持为一些工作好、业务能力强，但曾有过过失或缺点的同志提级，等等……

于是，有些人又老话重提：“冯春炽到底重用些什么人？”

七

我请冯春炽谈谈自己多年来做学校领导工作的体会。她沉思了一会儿，说：

“教育的过程，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计划和措施去影响受教育者的过程。作为学校的领导，就必须深入到这个过程的每个环节中去，进行因事制宜地、具体地指导。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吧，就好像一座楼房里有好多房间，各个房间的门都有各自的钥

匙。门锁着，不能去砸，要设法找到那把合适的钥匙。”

冯春炽同志是怎样找到那些合适的钥匙的呢？

经四路小学一位姓马的中年女教师对我讲了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1976年，她调到这个学校。她去上课的班是出了名的乱班，班主任又请了长假，她生怕领导把这个烂摊子交给自己。她倒不是嫌累怕麻烦，只是担心初到一个单位，搞不出名堂，不好站脚。

于是，她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报到的头一天，就对初次见面的老冯声明：

“区教育局调我来教数学，说好了不当班主任。”

老冯听了，笑着点了点头。

她松了口气。

老冯接着给她介绍情况，说：“这个班只有上班主任的课秩序才好一点。”

她心里一动。

老冯望着她，十分诚恳地说：

“我们考虑，你刚到这个学校，还是安排当班主任吧，对你的教学会更有利。”

她想了想，说：“那我只能暂时代理一下，原来的班主任回来，再给他！”

老冯又笑着点了点头，爽快地说：“好吧！”

一个星期后，老冯又找她谈话，十分高兴地说：

“小马，你是很擅长班主任工作的呢！我留心观察，这几天上课间操，班里的队伍整齐多了；对那些调皮的学生，你没有训斥，而是耐心教育，我好几次看到你和学生一面在操场散步，一面谈话……”

工作做过去，也就放到一边了，没想到冯校长却看得那么仔细，使她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从这以后，她自己就把“代理班主任”的“代理”两个字主动抹掉了。一年以后，这个班成了学校里的模范班。

八

还有一件事情，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哩！

冯春炽是很少在公开场合指责教师的，但她并不放过教师身上的缺点。她批评一个人，总是要让被批评者心悦诚服。

有一位年轻教师，对学生态度粗暴。冯春炽让人把他叫到校长室里来。老冯经常和老师们个别谈话，所以那位教师被叫到校长室，一点也不紧张。但他一进门，就发现气氛异常，老冯和其他几位领导都沉着脸坐在那里。见他进来，老冯愤然起立，厉声说：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

他愕然地望着老冯，问道：“出了什么事？”

老冯把桌子一拍，高声喊道：“你的问题自己会不知道？简直不像话！”

他感到委屈、迷惑，又非常反感，忍不住抗议道：“冯校长，你这是什么态度？”

老冯哈哈笑了。其他的人也笑了。

他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

老冯忍住笑，说：“我的态度你受不住，可是你知道吗？学生对你的态度也会提出抗议呢。不能粗暴，要尊重学生的人格，然后才谈得上对他们进行教育。”

青年教师红了脸，说：“冯校长，我懂了。”

九

最后，我想对冯春炽个人生活的情况补上几笔。

她的老伴是一位身材魁梧、心地善良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如今女儿女婿和他们住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和睦

的家庭。

女婿对我谈起自己的岳母，赞不绝口地说：“老太太是位慈母，很能体贴人。”

女儿呢，却好像有些牢骚，她说：“妈妈对她的学生比对我关心多了。”

其实，女儿是很体贴母亲的，她尽量承担起一切家务，来减轻母亲的劳累。她说：

“妈妈老了，有一次她回来晚了，我去接她，见她在昏黄路灯下吃力地走着，脚步都有点蹒跚，我心里禁不住一阵难过。”

是啊，衰老过早地在这位受人尊敬的好校长身上出现了。

古代诗人曾经写下“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名句。其实，春蚕在吐尽了银丝之后，生命并没有枯竭，它的精灵还要生出轻盈的双翅，化做飞舞的蚕蛾，撒下无数的蚕卵；当春风再度吹拂人间的时候，又会有千万只幼蚕孵化出来啊！

我赞美春蚕！我赞美冯春炽同志鞠躬尽瘁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

（原载《泉城》1981年第7期）

傅树生

路

——两个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自述

山东省长清县城关镇“前三”大队和“后三”大队是一个自然村。一条曲曲弯弯、布满泥泞的小路从中间隔开：路东是前三，路西是后三。合作社解体以后的几十年间，除了喜庆五谷丰登，逢正月十五两队联合玩玩龙灯，大家一块儿凑趣助兴，它们再也没有合作过。直到今天，它们仍然各自迈着自己的双脚，走着自己的路……

——1982年的粮食亩产，后三是1438斤，前三是725斤。后三一亩地的产量，等于前三的二亩。

——1982年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收入，后三达到98.49万元，前三是9万元左右。前三相当于后三的十分之一。

——1982年的人均收入，后三是612元（不包括各种奖金和提成），前三是100元左右。前三不足后三的六分之一。

……

这两个户临户，地连地，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大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悬殊差别？我想，读者自会从下边两个大队支部书记的自述中找到答案。

然而，生活是公正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笔者极不聪明地把两大串用索然寡味的数字组成的脚印，摆放在一起，以期给读者带来一点点兴趣：

——后三大队从1978年到1981年四年间，向国家贡献粮食210万斤，户均6.2吨；前三大队四年贡献62.04万斤，户均1.35吨，按户计算，后三比前三多三点五九倍。

——1981年的农业总收入，后三是102万元，前三是25.5万元。后三是前三的四倍。

——1981年平均每个劳力为集体创造收入，后三是5276元，前三是947元，前三不到后三的五分之一。

譙廷祥

后三大队支部书记。45岁。个儿不高，一脸黑扎扎的络腮胡子。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极少重复，面对他那双闪烁有神的眸子，你会自忖：别看此人外表土里巴几，肚里确是个极精明的人物。

我是1968年当的书记，九月里。那时候啊，全大队人均吃192斤口粮。这一年吃返销粮吃到六万斤，六万多斤。全大队有九口猪，五头牛。确实到了穷困潦倒了。原来想法很简单，大伙儿叫我干，我干它三年，三年里叫大家吃饱肚子算完。我知道这活儿不好干。可干上了，甩不掉了。

当时那个矛盾，根本的措施是打井。1968年吃返销粮，就是因为那年旱，一眼井也没有。1968年9月我当干部，当年冬天打了八眼井。第二年，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就浇上了。所以第一年就吃饱肚子了。我要表扬我个人的话，我当干部，我没件干净衣服，我没件囫圇衣服。你当干部光玩嘴不行，得真下力啊！

光搞粮食不行。那时候谁也能看透，明摆着的事儿，可谁敢啊。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弹棉花，做豆腐，弄个小窑。偷偷摸摸咱也得干。“你割尾巴”，我等着；你今天不割，今天我还得张嘴吃饭，得过日子。

真正的变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敢干了，放开手了。它12月开会，1978年1月，咱这里就搞了专业承包。

十几个专业队，定任务，定报酬，定奖罚，别的不多干涉。情况比较好。1978年全大队人均收入129元，1979年227，1980年是270多，1981年是312，1982年612。

咱农业专业队有四十六个妇女，也就是说，这四十六个妇女把全大队的地都包了。还得种好，丰收。没问题。因为咱机械化程度高。咱拥有动力，不包括电在内，咱有3700个马力。按照国外的标准，一马力可以承担五亩地。咱才1170亩，就有3700马力。有一台自走式的联合收割机，一台链轨七十五拖拉机，两台五十五拖拉机，三台二十五拖拉机，还有一些小拖拉机，有各种配套工具，比如说耕播机、选耕机、中耕机、拖沟机，另外还有七辆黄河牌汽车。收、种、耕、播、运都解决了。咱农忙的时候，比人家农闲的时候还轻快。

咱后三搞副业，搞一项成一项。没说搞副业赔本的。没有过。这里面除了经营和必要的管理以外，最重要的是要有点经济头脑，要广泛地作社会调查。当然也包括到报纸、广播、刊物当中去领会精神。根据社会信息，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也就是决定我们的副业哪些该上，哪些该加强。

早在1978年，全国在济南开了一个环境保护的会。他们给济南的评价是什么呢？说你是泉城，但看不到四季常青的树，尤其冬天。这就给了咱一个启示。另外，从科学小报上知道，你这个国家森林覆盖面积越大，标志着你这个国家越繁荣昌盛。日本宁肯买外国的木材，也不砍伐自己的树木。西德也是如此。再从环境保